

奔向未來

——傅慶豐雕塑在母校的回饋

蔡姍燕

——1985年美術系畢業的傅慶豐，只想當藝術家，等著當完兩年兵，帶著同樣學藝術的未婚妻一起到法國去追夢，但他們兩手都空空的！

1983年傅慶豐在大二首次在文大學生畫廊《創作個展》時，畫了一張懸掛整個大仁館側牆面的大海報，一張大頭像顯現出年輕人的張狂，倒不如說是作為藝術家的信念和決心。同年12月24日台北市立美術館成立，成為台灣當代藝術展演的重要殿堂。接著1984年與同學《四人展》於華岡博物館後，幾乎新銳青年所摩拳擦掌之處都是無役不與地勇往直前；陸續參展台北市立美術館1984年的《當代抽象畫展》，1985年的《前衛、裝置、空間》、《新繪畫大展》、《現代雕塑特展》，1986年的《現代繪畫新展望》、《風格22》以及1987年的《新具象繪畫展》。傅慶豐1985年代在華岡博物館·南畫廊同時個展，加上參加國產藝術中心的《台北畫派展》及國立歷史博物館的《雄獅新人獎》聯展，我們看到了傅慶豐在文化大學四年的養成教育，就是在華岡自由的氛圍裡激發他活動力最強的時刻。這種汲取天地靈氣的華岡氛圍，讓藝術家沉浸在沒有法則可以依循，不自限於任何外在標準，也就是說藝術就像佛法，了無一法可得，藝術家不能依附任何流派傳統，只有反求諸己、秉持自性，走向現代主義哲學化的反思性道路。這也是一條久被遺忘

了的藝術創作自由之路——自律性，「自有其內在的必然性」，趨使他服膺自己直覺本能，奔向未來永不回頭。

——1987年退伍的傅慶豐，在這兩年打拚出來的30張畫集結成冊，在臺中文化中心辦了個展，有位收藏家要以非常低價全部收購，為了出國勉強答應的傅慶豐都快哭出來了。最後一刻，收藏家反悔了！如今30張畫散見地球。

傅慶豐1987年遊學法國前首版畫冊內，由曾任北美館張振宇館長序文寫著：「初秋，他將和他的未婚妻到一個葉子會變紅，果實滿樹的浪漫國度去，梵谷在那兒等著他們，巴黎也已展開她的雙手，準備擁抱他們。星移物換，在將來的某一天，我們將分享他帶回來的纍纍果實。」確實傅慶豐在1991年獲法國文化部在歐維耳市（Auvers sur Oise）梵谷國際藝術家工作室（Cité Van Gogh）與梵谷墳墓為鄰。確實梵谷在那兒等著我們，藝術的有心人！緣此傅慶豐在歐維耳市分享世界的藝術行動；以「世界塑造每一個人，每個人也塑造著世界」一種心理的環保訴求，應歐維耳市政府之請，首位華人藝術家在法國九月文化盛會的歐洲遺產日開幕《國際彩繪雕塑行動藝術》（Signatures du monde），打破「作者唯一」的思維，將作品與群眾的對話痕跡持續深化

演變，第一站2008年在巴黎郊區歐維耳市全城開跑：歐維耳市歐維耳城堡美術館、梵谷國際藝術村及當代藝術畫廊、杜比尼美術館花園、梵谷公園、市府廣場、教堂等景點展演。這個計畫的誕生實源自於藝術家本身對於一句東方俗語的深刻感觸：「一種米養百種人」。那麼傅慶豐的『一尊雕塑簽上百家姓』，他想強調的是東方文化的倫理觀：個人的存在是要感謝很多的人。十七尊每一尊都是朋友親人心意的莊嚴。

——1988年結束了一年東飄西移的日子，到巴黎北郊聖德尼市落腳才真正塵埃落定，傅慶豐終於在當年師長許坤成和翁美娥老師的見證下在聖德尼市政府與未婚妻公證結婚，只是他們忘了婚戒。

第二站2009年在台北當代藝術館《百家姓》（Sign Me），邀請大眾於2-4公尺高共十七尊雕塑上簽名與留言，首開台北當代藝術館Moca Plaza在公共廣場「空間塑造」的作品先例，塗鴉彩繪雕塑分置於當代藝術館廣場、富邦金融中心及誠品敦南店前，這些七情六慾人生的錯綜糾結於不確定的時空一刻的雕塑上，眼光相遇交錯，期盼

藉由互動的情結，讓群眾更深入地感知到自己所身處的，是一個樂於分享及參與的世界。

——1991年法國藝術家工會通知傅慶豐獲得歐維耳市國際藝術家工作室的進駐，由於人在美國，他請巴黎猶太人畫廊Chema-ma代為看過說好，一直到住進這個國際藝術園區，他才知道與梵谷為鄰。他開始迷上了烏鴉麥田裡的慢跑。都市身體變成了風景中的樹。畫面也開始走出立體人物。

20多年來中「人的變數」一直是傅慶豐自由形象的造型語言，尤其是墨色的轉用和天地人的傳統架構，將他的油畫多元層次拉近到幾乎透明單純的身體影像。主題強調「身體」文化形式的不同，試圖尋回久被自身文化所隔離的身體，在表達對人類整體環境的關注和反映中，「物、我關係」並非是冷漠與對立的，是一種身體與空間同時生成的狀態，是一種你我的關係。因此《國際彩繪雕塑行動藝術》、《百家姓》等展覽發想，就是之前傅慶豐在巴黎參加巴黎的龐畢度中心邀展、大皇宮秋季、五月、青年繪畫、獨立等沙龍展覽的時候，在地鐵裡總要搬動一些大畫



時，總是會打攪到左右的乘客，但也因此打開了話匣子，雖然分類是人的本性，打開了童真的好奇心，也打破一些藩籬與界限。前北美館館長張振宇說過：「傅慶豐似乎是一面明鏡，他未假思索並不刻意要傳達某一特定訊息，即顯現出他所經驗和觀照的人間世來；他似乎又不是明鏡，因為他苦心孤詣的經營畫面的一尺一寸。從他的畫，有人看到天堂，有人看到人間，有人看到地獄。但是他的畫又似乎不是明鏡，那分明是一種對造形與色彩的本能敏感性所創造出來極為個人的心象世界。這種單純的複雜性或複雜的單純性，在臺灣的畫壇實不多見。」

——1992年擔心孩子該來不來時，傅媽說：「孩子會自己帶糧草過來。」東之畫廊的台中和台北場及台北亞洲藝術中心的三個個展是全壘打的成績，令人驚異的是它原本是一個個展都不保的情況下，異軍突起！

傅慶豐的創作自述著：「云云眾生裡，我像一個游移的點，散佈於四周，感應周圍人群的意識動態，聆聽自己內心流出真摯的存在聲音。我是每一個人，又不是任何人，在每一個敏銳點上

像遊戲一般聚合、離散，迸發訊息的火花，沉澱了灰煙、塵絮。生命的餘燼，所能自現於時空的紛飛，就此，為一些感動，流下浮光掠影！」是自然凝聚人的四季更替，是人賦與自然的脈絡纖細。

——2013年6月7日在文化大學華岡菲華樓前，豎立一尊為所有年輕執拗的人曾經青春奮進的歷史回首；奔向未來—華岡人！！因為世界是人的作品，而作品是人的駐足。

他所曾經創造過的人物或畫面，隱身背景坎坷的過去，父親生意失敗遁逃加上農村房子查封，單親母親帶著五個小孩一家北上都會求生的故事，似乎遙遠卻很平常，傅慶豐的世界只不過是色聲香觸味動的南閩浮提浮世間，放逐自己的遊學歷程有如藝術的遊牧民族，金剛經說的「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心靈伏流的湧現，正是他所關注和反映的人生百態，這些都是勤拭明鏡的過程，藝術的過程！！

（本文作者為高雄師範大學美術系助理教授）



1983年傅慶豐《創作個展》